字的顏色分別為：煌隱　蜂樊　柒重

「嘿、柒重師弟你有空嗎？」
黃昏之時...
男子瞇著眼微微笑著，看著眼前精緻的五官、長髮披肩、且舉止穩重的後輩，經過上次下山行醫的合作大致能明白.....這位小生是個恬淡安靜、行事認真耿直的秀氣男子。
畢竟是後輩，自然他說話的態度就顯得更隨興。

這次他不忘記帶上長期與自己一同出任務、認識匪淺的滅盡——煌隱一起同行。
如此冷不防的邀約，男子別有目的。

「嗯？」由磨藥作業中昂首，藥靈青年對來人凝視片刻才浮起笑容。
「原來是蜂樊師兄與煌隱師兄。」他甩甩袖子打理好儀容，由爐火房角落快步走了過來。「我目前沒什麼要事在身，請問師兄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

「打擾了。」
對於柒重的招呼稍稍點頭致意。
不過對於蜂樊這次托任的護送任務，鮮少會找也是醫者的同僚同行，
既然會找其他人一同下山，那應該是什麼很要緊的行醫工作吧？
不常直接過問蜂樊的煌隱也很清楚，平常蜂樊會下山也不見得是為了行醫。

男子對著眼前的清秀藥靈保持一貫的笑容。
面對如此認真的後輩，看來必須是以正經的名目下山才行。
「我正欲下山，柒重師弟的藥性有助於我行醫。」才說完，他就轉身準備要離開的樣子，「師弟若方便的話就一道同行吧？」

「這樣嗎？好的。.....我需要攜帶藥箱嗎？」顯然自己認為是需要，柒重在水盆內洗淨雙手，看上去就想往別館方向走。

「都行。」手隨意的揮了揮，看起來很隨興的樣子，倚靠著門邊等待。

「那麼還請師兄稍等，我馬上回來。」柒重朝兩人欠身行禮後，趕回房內抓起醫箱再迅速折返。
雖然前後沒費太多時間，但柒重還是順手帶上兩個朋友親做的豆沙包給蜂樊跟煌隱作為等待的賠禮。

對著準備好點心的柒重微微笑著，在柒重準備好後立刻啟程。

當他們下山時，入夜已深，由蜂樊帶領著兩位，進入了一個距離仙山較近的小城鎮，他熟悉的拐了許多個彎，就像是當地人般的走在城市的街角。
而細心的柒重可能早已發現，蜂樊帶的行囊還真是少樣阿...

儼然跟之前的合作帶的量截然不同。
接著他們都抵達了，一個人聲鼎沸、喧譁熱烈的場所，你們在這之中絲毫找不著瘟物、病人的跡象。

「蜂樊前輩.....這裡是.....？」

眼前的景象與預期中截然不同，柒重在發愣上好一段時間後，終於難掩滿臉迷惑的發問。

.....
他走的這行徑，
該不會是認真的吧？
煌隱皺了皺眉，神色越來越嚴肅的模樣。

以往常護送蜂樊下山的煌隱，從他走得巷弄就知道那不是什麼正經的場所。
居然帶仙山的醫者來到這種場所。
到底是想要做什麼？

「蜂樊。要來玩的話少耽誤別人。」
要說過去蜂樊下山想玩樂煌隱也鮮少干涉，但這次卻沒想到蜂樊拉著後輩跑來這種場合。
煌隱才出聲語帶著些許不悅。

「哈哈，發現啦？」對著兩位咧嘴笑著，「說耽誤未免忒難聽了，我這是……」
然後用手搭在煌隱的肩上，「讓你倆好好歇歇啊。」
這句話帶著的笑意濃烈，他的雙眼也成了彎月的形狀，把兩位推進這私人的民間賭局。

看來裡面部分的人似乎也認得蜂樊似的，歡迎他入座，
他順應著指引進入，坐在他們兩的中間。
蜂樊從自己的囊袋中，拿出了樗蒲之骰，看來蓄勢待發的模樣。

沒能得到確實的答覆，柒重和臉上堆滿嚴肅的滅燼就這麼被蜂樊給順勢推入了遮掩於屏風後的紙醉金迷。

「呃嗯……」掃了眼對家，柒重正欲開口嘗試問話，卻見前輩噗通一聲以君臨之姿坐下，自己跟煌隱一下子儼然成了君王的左右手，這種奇妙氣氛讓青年又把問題給吞了回去。

「喲、這麼大陣仗是想嚇誰啊？」
大桌彼端的鼠目男子一手把玩擱在桌面上的木牌，一手撥弄棋子。
「俺今晚的手氣可旺著，這位公子哥兒不多押點籌碼，俺可是連陪玩都懶得！就怕……你拿不出來？」

蜂樊一如往常的掛著微笑，抬起一邊的眉，帶著些許慵懶的神色望向了虛張聲勢的對家，似乎不把對方的叫囂當一回事。

有趣。
於是把自己帶來的，數量可觀的銀子推了出來。
「哼，都特地來陪你玩了，誠意還會少嗎？」他的聲音渾厚低沉，語氣充滿了自信。

原本帶著些許不耐看著蜂樊要準備開玩的模樣。
眼前的人類撥弄旗子跟蜂樊說話的語氣讓煌隱露出更凶惡的眼神瞪著人類。
雖然多少明白這應該可能是人類賭局文化，開始前會先互相叫囂壯大自己。
但原先煌隱就對人類就沒有好感了，對方又是如此的態度，煌隱也沒有掩飾自己這種情緒。

看著白花花的銀子，那男人的小眼一下子睜得老大，可煌隱這麼一瞪又讓他如洩氣皮球般縮回椅子上。
「這、這還差不多……」他低聲囁嚅，兩手拼命翻動自己的骰子。
「說起來……應該不帶這樣的吧……帶個凶神惡煞進來什麼的，這不明擺著威脅嗎？要是我贏錢，他直接拔刀砍人了，我還要不要玩啊？」

「不過多兩人，膽子便小了起來，看來你的手氣不過如此。」
蜂樊對著男人淺笑著，此時稍微瞄了一眼身旁師弟的模樣，接著又立即將視線回歸桌面。
看這陣靜默，他看向了嗆聲的對家，說著:「現在是你做莊吧？」
將方才自己拿出的色子收起，等著對方搖動骰子並發牌。

「叱、……玩就玩！」似乎再也受不了蜂樊的挑釁，男子仰頭喝盡桌上的黃湯，雙頰微紅的推出一個單看就知道價值不斐的玉璧。
「我再多賭上這個寶貝，贏了就歸你！但若是你輸了，我可要連你旁邊的那個妞兒都收下了！」

「……嗯？？」莫名被對家給指上，柒重腦子停了片刻，最終只能把視線投向前輩然後發了個代表問句的聲音。

蜂樊神情幾乎沒有變化，他一邊的眉輕微的抬起，若是足夠敏銳且了解他的人，也許能讀懂他的神情變化，那是不滿的意思。
他瞪著眼前的男人，輕蔑的笑著:「哈，何等不公啊，你以為那簡陋的瓦片能配得上我帶來的人？」蜂樊輕揮了揮手，看起來並不稀罕那眼前的玉璧。

「把那種東西收起來吧，別丟人現眼了。」帶著強硬的語氣對著眼前的男人說。

「你敢說這是瓦片……！？除非她是哪來的太后貴妃，否則沒有這玉買不下的東西！」被酒精燻了腦袋的男人不甘示弱地加大音量。

「前輩……」理解這是蜂樊在袒護自己，可柒重不確定繼續刺激對方會否帶來什麼不良影響。
即便有煌隱在，並不擔心受武力脅迫，但就醫者的立場而言還是不起衝突最好。
「不要緊，就這樣定了吧？我相信您。」

雖然煌隱仍舊沉默，但方才蜂樊與對家的對談煌隱也看在眼裡，
甚至在對家要求把柒重當成籌碼的一部分時，原本就想要立刻就起身要求蜂樊與柒重一同離去。但在正要開口前，為人和善的柒重主動同意此交易而才讓煌隱繼續留在此地。
畢竟要是他們要繼續玩賭局的話，自己必須得要能就近保護他們才行。

正想繼續與莊家辯駁時，聽見了柒重的話後，蜂樊輕嘆了一口氣，眼神回到了莊家上。
「反正這妞我是要定了！」莊家原本還表現著不滿的神色，聽到了"女子"的反應後，他咧嘴笑著，並大聲的喊了這話，好似這場賭局的勝負已定。

莊家迅速的洗牌，並將這副牌堆砌成小牆，此時藥靈男子推出了一小截牌堆，這一推正巧就是八張。然後莊家拋下了骰子，一人四張的依序發牌，接著莊家迅速的將自己手上的牌撈起，看了一眼後，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雙人雙地！金銀滿地！」才說出口就立即將牌給翻開，牌面正如莊家所說的，雙地、孖人。
「哈、願賭服輸！輸了女人可不要怪我！」醉醺醺地說著，還正在大笑之時...

「.....看來，連老天都不垂青於你。」藥靈男子低沉且略帶柔和的嗓音，說出來的話卻深深的刺激了莊家，莊家的笑聲停止，瞪著男人，正打算啟口時...
眼前的男人露出了淺笑，游刃有餘的模樣:「贏家在此，天對至尊寶。」語畢後將牌翻開，是雙天和皇帝的組合。
「你方才說什麼來著？沒有這塊玉買不下的東西？」男人的笑容似乎更深了，將玉璧收入自己的囊袋。

「什、」沒想到這公子哥兒一出手就是無雙好牌，鼠目男人張大了嘴，遲遲不肯相信眼前所見。畢竟他可是出暗步換牌才好不容易湊出雙人雙地，怎可能有人強運至此？

篤定其中有詐，他指著蜂樊的鼻頭便開始大呼小叫:「唉唷？我拿了老三老四，你手上就偏偏掏出大哥二哥來了！？這肯定是作弊啊！」

「請不要血口噴人了.....發牌的是您，師兄可沒機會做手腳。」雖然不懂遊戲規則，但柒重打從心底不認為蜂樊師兄會為了取勝而做出這種事。

「哈！搜了便知！來人啊！把這些壞規矩的傢伙給我抓起來！」顯然也帶了打手，莊家起身對著屏風外幾聲嚷嚷，立刻就進來四名壯漢將他們給團團包圍。

在莊家大喊作弊之時，目光掃過房間此處的出入口與死角，冷靜的觀察情勢。
四名壯漢寺方將他們包圍之時，煌隱神情似乎像是對這般威脅不為所動似的從座位上站起身。
迅速的拿起慣用的刀，但畢竟對象是人類沒必要奪他們性命，只要讓他們知道隨便動什麼歹念在藥靈身上是不會好過的，所以就算持著刀也沒有脫去刀鞘，擺出防衛的架式。

見此的莊家就像是見到笑話一般:「哼！看來你帶來的那位看似剽悍不過也是個紙老虎啊！拿什麼刀鞘！是當作兒戲嘛！」
在莊家這麼嘲笑後，壯漢們見狀也跟著發出像是嘲諷般的笑聲。
不過卻在他們認為情勢在握時，煌隱一個蹬步快速的使用刀鞘將壯漢與叫囂的莊家打擊在他們身上的各處，在視線能再次看清煌隱的身姿時，原先團團圍繞著柒重與蜂樊的莊家與壯漢們突然哀號聲四起，紛紛因為站立的關節與腹部各處疼痛不堪而原地倒下。
「估嗚喔..！什麼東西...」「呃搞什麼...」
在現場的人類都沒搞清楚前，沉默許久的煌隱才開口:「不准用你的手碰他們。」
並在這時眼神看向柒重與蜂樊，觀察一陣後像是確認他們都沒事後才露出一絲像是放心的神情。

看起來，名為蜂樊的藥靈似乎並不是第一次瞧見這樣的風景，對於煌隱的身手他很清楚，這些泛泛之輩可沒法傷他們半分，對於柒重說的話他多了幾分好感。
此時蜂樊保持著淺笑，維持著慵懶的坐姿，且蠻不在乎的把玩著玉璧，接著他的眼神投向了莊家，眼底盡是鄙薄。

「輸了就拔刀砍人，原來是在說你啊？」他冷笑著，站起身來對著兩位同行人說：「今天可真不湊巧啊，遇到這班無賴。」準備離開這個場地，當然不忘了自己贏得的獎勵，與自己帶來的銀子一同收進了自己的囊袋中。

朝狼狽人們拋過一眼，柒重無奈地搖搖頭，尾隨蜂樊與煌隱踏出屏風外。
賭場似是對這場鬧劇見怪不怪，在無人阻攔他們的狀況下，柒重朝領頭的男子多湊近幾步好低聲提問。

「那個……蜂樊師兄？」等對方的視線瞧來，他接續說道。
「我理解這種地方需要請煌隱師兄陪同，但帶我來這裡的用意又是什麼呢？」

「……」看向後輩，聽到他的問題時輕嘆了口氣。
「本想讓柒重師弟去現場推個牌九玩玩，沒料竟發生此事……是我思慮不周。」這時輕拍了拍柒重的肩膀，微垂的眼簾和淺笑的面容，略帶了一絲的內疚。男人沒有停下持續前行的腳步，但速度略有放慢。

「不、會發生這事是那人品行不佳，與師兄無關。」沒有多想，柒重很快地答道。
「雖我從未玩過牌九，也不擅賭。但若蜂樊師兄樂意的話，下回可以請您教我嗎？不碰錢的話……單純遊戲看上去還挺有意思的。」他笑了笑。

「當然。」
男人爽快的答應，雖然事態發生至此並非蜂樊所預期，但是對這男人來說，他的目的達成了。就是瞧見柒重師弟的驚訝神色，這可是在和平的仙山中難以看到的珍貴畫面。